

王明蓀主編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
輯刊

四編 第四冊

西周對外經略研究（下）

何樹環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
輯刊

四 編

王 明 蓀 主編

第 4 冊

西周對外經略研究（下）

何 樹 環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西周對外經略研究(下)／何樹環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民 99〕

目 2+166 面：19×26 公分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四編：第 4 冊)

ISBN：978-986-254-224-8 (精裝)

1. 西周史

621.52

99012819

ISBN - 978-986-254-224-8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四 編 第 四 冊

ISBN：978-986-254-224-8

西周對外經略研究（下）

作 者 何樹環

主 編 王明蓀

總 編 輯 杜潔祥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 版 2010 年 9 月

定 價 四編 35 冊（精裝）新台幣 55,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西周對外經略研究（下）

何樹環 著



目

次

上 冊

凡 例	1
第一章 緒 論	3
前 言	3
第一節 研究目的和動機	4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6
第三節 篇章安排與各章提要	10
第二章 武王的經略	13
第一節 克殷後的日程	13
第二節 克殷後的武功	27
第三節 克殷後的文治（之一）——「三監」與邶、 鄘、衛	39
第四節 克殷後的文治（之二）——齊魯燕的分封 及雒邑的經營	53
本章結語	70
附論一 武王年代考	72
第三章 西周與東土、北土	85
第一節 成王初年史事排序檢討	85
第二節 東征過程中的兩個問題	101
一、成王平叛後對武庚等人的處置——兼談 霍叔是否參與叛亂	102

二、東征的路線	108
第三節 周初的北土	111
一、北土「燕、亳」的讀法	111
二、周初的燕和北土的商人青銅器	116
三、邢——北土的另一個重要諸侯國	123
第四節 成康以後對東方的經營——以戰爭銘文 爲主的討論	127
本章結語	140
附論二 周公稱王說考辨	142
第四章 西周與南土	159
第一節 西周時楚的疆域及周人「南土」的範圍	160
第二節 西周經營南土的起始年代及昭王南征之 前的南土局勢	176
第三節 昭王南征史事檢討	190
第四節 昭王以後對南土的經營——以淮夷、南淮 夷爲主的討論	208
本章結語	228
下 冊	
第五章 西周與玁狁、犬戎和「西土」諸侯	231
第一節 西周與玁狁的戰爭	231
第二節 西周與犬戎	249
第三節 西周與「西土」諸侯——兼論西周金文中 的某王	268
本章結語	287
第六章 西周對待已臣服者的政策	289
第一節 對待殷遺的政策	289
第二節 夷狄在西周時的境遇及對西周的貢賦	305
本章結語	317
第七章 結 論	319
參考書目	323
圖 版	361
後 記	395

第五章 西周與獫狁、犬戎和「西土」諸侯

西周在武王克殷之前，據《史記·周本紀》的記載，與戎狄是有密切關係。周人的始祖后稷，其母爲姜原。不窋時「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奔）戎狄之間」。公劉時「雖在戎狄之間，復脩后稷之業」。至古公亶父時「薰育戎狄攻之……乃與私屬遂去豳，度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這些「戎狄」，應該與「北方系青銅器」文化中的西戎文化有緊密關聯的民族，而就考古所見，這些「北方系青銅器」不但在距離關中不遠的寧夏固原一帶的墓葬中發現，在關中一帶出土也已不是罕例，那麼周人自武王克殷之後是如何對待這些民族？根據銅器銘文和文獻所載，西周康王之世曾伐玁狁，穆王時曾伐犬戎，中晚期時來自西北方的大敵是獫狁，西周末年，申侯、犬戎攻殺幽王，致使西周滅亡。上舉之玁狁、獫狁、犬戎是否爲同一部族？如果不是同一族，在「北方系青銅器」的相關材料上是否也有所反映？另外，姜姓部族與周人有密切的關係，而學者多謂姜、羌有密切關聯，那麼西周與羌族的關係又是如何？本章即試由西周與獫狁的戰爭爲起點，對上述的問題進行討論。

第一節 西周與獫狁的戰爭

先將銅器銘文和文獻所見西周與獫狁戰爭的相關材料抄錄於下，再進行討論。

1. 〈多友鼎〉：唯十月，用嚴（獵）般（狢）放（方）騶（興），竇（廣）伐京自，告追于王，命武公遣乃元士羞追于京自，武公命多友銜（率）公車羞追于京自。癸未，戎伐筍，衣（卒）孚（俘）。多友西追。甲申之賑（晨），搏（搏）于邾，〔註1〕多友右（有）折首執嚙（訊），凡以公車折首二百又□又五人，執嚙（訊）廿又三人，孚（俘）戎車百乘一十又七乘，衣（卒）復筍人孚（俘）。或搏（搏）于𡔷，折首卅又六人，執嚙（訊）二人，孚（俘）車十乘。從至追搏（搏）于世，多友或右（有）折首執嚙（訊），乃𡔷〔註2〕追至于楊冢，公車折首百又十又五人，執嚙（訊）三人。唯孚（俘）車不克以，衣（卒）焚，唯馬毆（驅）𡔷（盡），復奪京自之孚（俘）。〔註3〕多友迺獻孚（俘）、馘、嚙（訊）于公，武公迺獻于王，迺曰武公曰：「女（汝）既靜京自，贅（釐）女（汝），易（錫）女（汝）土田。」丁酉，武公在獻官，迺命向父召多友，迺殳于獻宮，公親（親）曰多

〔註1〕邾或釋為邾，董蓮池對此字釋為邾之不可信已有詳細說明。而李仲操舉〈从鼎〉（《集成》2461）〈王人甌〉之「年」字作𠂔、𠂕，認為邾可釋為「邾」。按，〈王人甌〉（《集成》941）之「年」字作𠂔，無作𠂕者，李說不可信。董說見：《金文編校補》p196～197，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李說見：〈也釋多友鼎銘文〉，《人文雜誌》1982年6期。

〔註2〕𡔷字多隸定為𡔷（以下以○表示）具體讀法不一，或讀為「軼」（李學勤），或讀為「突」（馬承源），或讀為「秩」（李仲操），或讀為「逞」（黃盛璋），前二者訓「軼」、「突」，為「突」之意，「○追」猶「突擊」，後二者訓「秩」、「逞」為「快」之意，「○追」猶「快速進擊」。按，上述諸說雖於文義皆可通，但此字依字形是否可隸定為从「呈」聲的字是可疑的。此字所从之「𡔷」尚見於〈班簋〉，作𡔷（《集成》4341），是毛公所率領伐東國瘡戎的軍隊中的一個方國名。另外〈晉侯蘇鐘〉有「或」字，是晉侯蘇攻鄆城時所率領的軍隊之一，簋銘和鐘銘中的𡔷、或，很可能是指同一個方國。而𡔷、或所从者，與从王聲的呈有所區別。故○隸定為𡔷是有疑問的。李學勤說見：〈論多友鼎的時代及意義〉，《人文雜誌》1981年6期，復收於《新出青銅器研究》。馬說見：《商周青銅器銘文選》III p284。李仲操說見：〈也釋多友鼎銘文〉，《人文雜誌》1982年6期。黃說見：〈多友鼎的歷史與地理問題〉，《古文字論集》（一），《考古與文物叢刊》第2號，1983年。又，以〈班簋〉、〈晉侯蘇鐘〉之𡔷、或指同一方國（或地名）的說法，尚見於陳雙新：〈樂器銘文考釋〉，《古文字研究》22輯，中華書局2000年7月。

〔註3〕𡔷字多釋為《說文》訓為「傷痛也」的「𡔷」，黃盛璋認為，此句意謂「俘獲的兵車不能帶走（引按，可能是御者不足），全部焚燒，只能驅馬而回。全部奪回京師的俘人。」黃文出處見註2。也可能「𡔷」應連上句讀，意為「所俘獲的馬盡數驅回」。

友曰：「余肇事（使）女（汝），休，不逆，又（有）成事，多禽（擒），女（汝）靜京自，易（錫）女（汝）圭瓚一、湯（盪）鐘一臂（造）^{〔註4〕}、鐃鑒百勻（鈞）。」多友敢對揚公休，用乍鬲鼎，用冊（朋）用咎（友），其子=孫=永寶用。（《集成》2835，圖二、73）

2. 〈不殷簋〉：唯九月初吉戊申，白氏曰：「不殷，馭（禦）方厥（獬豸）夔（獬豸）廣伐西兪（喻），王令我羞迫于西。余來歸獻禽（擒）。余命女（汝）御迫于罍。女（汝）以我車宕（蕩）伐厥（獬豸）夔（獬豸）于高陶，女（汝）多折首執嚙（訊），戎大同，從追女=（汝），（汝）徃（及）戎大臺（敦）戰（搏），女（汝）休，弗以我車函（陷）于難（艱）。女（汝）多禽（擒），折首執嚙（訊）。白氏曰：「不殷，女（汝）小子，女（汝）肇誨（敏）于戎工（功）。易（錫）女（汝）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用從乃事。」不殷拜頤手休，用乍朕皇且（祖）公白（伯）孟姬鬲簋，用匄多福，眉壽無疆，永屯（純）霽（靈）冬（終），子=孫=其寶用。

《集成》4328～4329，圖二、74

3. 〈虢季子白盤〉：隹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乍寶盤。丕顯子白𠂔（臧）武于戎工（功），^{〔註5〕}經纆（維）四方，搏（搏）戎厥（獬豸）𠂔（獬豸）于洛之陽，折首五百，執嚙五十，是以先行。趯=子白，獻馘于王=，（王）孔加子白義（儀）。^{〔註6〕}王各（格）周廟宣廡（榭），爰卿（饗）。王曰：「白父，孔顯又（有）光。」王賜（錫）

〔註4〕臂字（以下以○表示）李學勤讀為「肆」，「一○」即一套編鐘。劉雨亦以「一○」為一套、一組之意。蔡哲茂、吳匡則認為可能即《說文》之「劓」，在銘文中讀為「造」，「一造」也就是「一套」，此說可從。上舉李說，出處見註2。劉說見：〈多友鼎銘的時代與地名考訂〉，《考古》1983年2期。蔡、吳說見：〈釋金文𠂔、𠂔、𠂔、臂等字——兼解《左傳》的「讎鼎」〉，《史語所集刊》59本4分，1991年。

〔註5〕𠂔舊說皆讀為「壯」，訓為「大」，裘錫圭1998年於台灣清大授課時指出，《詩·小雅·采芣》：「方叔允老，克壯其猶（猷）」〈小雅·小旻〉：「謀臧不從，不臧復用。」謀猷乃是善不善而不是大不大的問題，故〈采芣〉之「壯」與本銘之「𠂔」皆當讀為「臧」。

〔註6〕舊皆讀此句之「加」為「嘉」，然裘錫圭指出「加」有「加等」、「增加」之意，「義」為「儀」之本字，此句謂王增加子白服儀的等級之意。裘說出處同註5。

乘馬，是用左（佐）王，賜（錫）用弓、彤矢其央，〔註7〕賜（錫）用戍（鉞），用政竊（蠻）方。子=孫=萬年無疆。（《集成》10173，圖二、113）

4. 〈兮甲盤〉：隹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各（格）伐厥（玁）狁（玁）于囂慮，兮甲從王，折首執囂（訊），休，亡眚（眚？）。王易（錫）兮甲馬四匹，駒車……（《集成》10174，圖二、114）
5. 《詩經·小雅·采薇》：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駕彼四牡，四牡騤之。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6. 《詩經·小雅·出車》：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嘒嘒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7. 《詩經·小雅·六月》：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脩廣，其大有顙。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玁狁匪如，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8. 《詩經·小雅·采芣》：蠹爾蠻荊，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嘒嘒，嘒嘒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盛。

〔註7〕「其央」猶「央央」，參王顯：〈詩經中跟重言作用相當的有字式、其字式和思字式〉，《語言研究》1959年4期。

另外，銅器銘文中的〈師同鼎〉，一般也認為與獫狁或北方民族的戰爭有關：

9. 〈師同鼎〉：隳其井，師同從，折首執嚙（訊），孚（掙）車馬五乘，大車廿，羊百，韌（韌）王（王）于（于），孚（掙）戎金冑卅，戎鼎廿，鋪（鍤）五十，鑣（劍）廿，用鑄茲（茲）鼎，子=孫=其永寶用。（註8）（《集成》2779，圖二、115）

先就上舉材料中具爭議的部分進行討論與說明。上舉銘文中最有爭議的是關於〈多友鼎〉的作戰區域。自從田醒農、雒忠如公布〈多友鼎〉銘文拓片並作了考釋之後，〔註9〕學界對〈多友鼎〉的作戰區域就有兩種看法，一是主張在山西，一是主張在陝西境內。二者差別的原因除了銘文中地望的考訂之外，主要是根據「京自」來說的。而同樣主張陝西境內說的學者，對「京自」的理解也不盡相同。個人認為，「陝西說」是正確的，「京自」指的應該不是鎬京，而是豳。以下試由「京自」的所在及〈多友鼎〉作戰路線加以說明。

A. 「京自」的所在

「京自」之稱見於文獻和銅器銘文者主要有：（《左傳》中例子甚多，指的是東周王城之所在，茲不列）

- a. 《詩經·大雅·公劉》：「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溇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篤公劉，于豳斯館……。」
- b. 《詩經·曹風·下泉》：「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嘆，念彼周京。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冽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嘆，念彼京師，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 c. 《詩經·大雅·民勞》：「民亦勞止，汙（乞）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註8] 鼎銘文意似不完整，李學勤、李仲操認為應是銘文分鑄的緣故。銘文中的刂、𠩺、𠩺、三字各家釋讀不同。又，鼎銘之內容自李學勤指出與北方民族有關，為學界所咸信。李學勤文見：〈師同鼎試探〉，《文物》1983年6期，李仲操文見：〈師同鼎「剗畀其井」芻議〉，《人文雜誌》1990年6期，其他考釋文章尚見於王輝：〈罍畀鼎通讀及其相關問題〉，《考古與文物》1983年6期，陳世輝：〈師同鼎銘文考釋〉，《史學集刊》1984年1期。由於〈師同鼎〉中所記與周人作戰的對象不明確，本文僅暫列於此，不多作討論。

〔註9〕田醒農、雒忠如：〈多友鼎的發現及其銘文試釋〉，《人文雜誌》1981年4期。

綏四方。……民亦勞止，汔（乞）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逯。……民亦勞止，汔（乞）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註10〕

d. 〈克鐘〉：隹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王在周康刺（厲）宮，王乎（呼）士芻召克，王親令克適涇東至于京自……（《集成》204~208）（有同銘文鑄，見《集成》209）

e. 〈晉公盃〉：□命唐公，□宅京自……（《集成》10342）

f. 〈晉姜鼎〉：魯覃京自……（《集成》2826）

a 中的「京師」由詩文可明確知道，指的是豳（今陝西彬縣附近），此歷來皆無異說。d 的「京自」，則有彬縣（豳）、京師鎬京二說。主彬縣（豳）之說者如李學勤，其說云：

周王命克循行涇水之東，直到京師，正和彬縣東北涇水東岸一帶地望相符。〔註11〕（以下簡稱李文）。

李仲操更進一步認爲

京師，在西周時專指公劉所都之豳。〔註12〕

以 d 之「京自」即鼎銘之「京自」的說法，黃盛璋、劉雨都提出質疑，黃盛璋云：

克至京師受賞，所以克作此鐘記之。銅器康宮在周，此京師指周都之確證。李文據此認爲京師正和彬縣東北涇水東岸地望相符，則銘文都講不通。這是京師稱國都而不是地名專名的又一佳證。〔註13〕
（以下簡稱黃文）

劉雨云：

（一）涇水歷來認爲是一條東西向的水。今地名尚有「涇陽」之稱。不見有「涇東」、「涇西」之稱。（二）西周金文中的「周」多指岐周。周原甲骨有多處記載，周原出土的牆盤亦有「舍寓于周」的記載。故克鐘：「王在周……王親令克適涇東至于京師。」鐘銘之「周」應

〔註10〕「汔」讀「乞」，訓「求」，參于省吾：《澤螺居詩經新證》p59~60，中華書局1982年11月1版。

〔註11〕李學勤：〈論多友鼎的時代及意義〉，《人文雜誌》1981年6期，復收於《新出青銅器研究》。

〔註12〕李仲操：〈也釋多友鼎銘文〉，《人文雜誌》1982年6期。

〔註13〕黃盛璋：〈多友鼎的歷史與地理問題〉，《古文字論集》（一）《考古與文物》叢刊第2號，1983年。

爲「岐周」，即《漢書·匈奴傳》：「亶父亡于岐下，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之周。其地對涇水而言爲西，故鐘銘可稱「適涇東至于京師」。鎬京稱「宗周」、「京師」，不見有稱「周」者。故鐘銘不能理解爲克從鎬京出發，沿涇水東岸而行。（三）從語言習慣上，在「東」後斷句亦欠妥。有此三點，我以爲將「京師」指爲豳地是很難成立的。（註14）（以下簡稱劉文）

至於e、f中的「京自」，黃文以爲正可用以說明鼎銘之「京自」不當爲彬縣（豳），其說云：

京師之名不見記載，當廢棄已久，未再爲晉都故。《禮記·檀弓》記「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太平寰宇記》絳州下：「九京一名九原，晉大夫趙盾葬所，禮記謂趙文子觀處，有水名古水，出九原西」。……絳州今之新絳，則九原或九京在其西北，九京得名當與京師有關。……晉之始封之地亦即晉公奭、晉姜鼎之京師，與九京有關係，應在此一帶。……李文以爲多友西追，雖然表示由周經京師、荀，運動方向系自東而西，如果說京師在新絳北，郇在新絳西，則多友進軍變成朝向宗周倒行，方向全然相反。其實多友自何處出發，銘文未記……認爲多友从宗周出發是無據的，至于「多友西追」，明是多友羞追至于京師後，又自京師西追往荀，而獬豸又走，直到次日晨追到郇。古水自九京發源，西南流經荀，多友沿古水谷地追獬豸，方向正是西偏南，完全符合。戰地如在陝西，漢枸邑故城在三水縣（今旬邑）東北二十五里（《太平寰宇記》），而豳在三水縣西三十里（《括地志》），如此多友羞追于京師後，又追獬豸于荀，乃自西向東北，方向恰和「西追」相反，這也是京師并不是豳與枸邑的一個重要證據。

按，鼎銘之「京自」不當爲國都鎬京，且亦非「豳」之專稱。上舉之b，據《詩序》所云，爲東周之詩，詩中的「京師」指的是東周王城，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論之甚詳，（註15）這與《左傳》中「京師」所指是相同的，於

〔註14〕劉雨：〈多友鼎銘的時代與地名考訂〉，《考古》1983年2期。又，以〈多友鼎〉之「京自」爲宗周鎬京的說法，亦見於劉桓：〈多友鼎「京自」地望考辨〉，《人文雜誌》1984年1期。

〔註15〕《毛詩傳箋通釋》卷十五·頁七～八，台灣中華書局1980年台三版。

此可略之弗論。c 爲西周時之詩，此處之「京師」明確指的是鎬京，故上舉李仲操以西周時「京自」爲「豳」之專稱的說法並不可信。d 的「京自」，由銘文前後來看，鐘銘之「周康刺宮」，唐蘭已清楚地指出，康宮、刺（厲）宮即是康王、厲王之宮（廟），〔註 16〕其地在鎬京（故上舉劉文之第二點並不可信）。〔註 17〕經由這點的確定，再來看鐘銘所記之事，周王是在鎬京的康刺（厲）宮親自命令「克」循涇水之東至「京自」，則可明確知道，「京自」與鎬京不是指同一地。黃文把鐘銘的鎬京（宗周）和「京自」等同起來，若按照其說法，則銘文的意思變成「王在鎬京……王親命克適涇東至於鎬京」，這是說不通的。至於劉文所說的（一）、（三）兩點，關於第（三）點斷句的問題，銘文讀作「適涇東，至于京自」，或是「適涇東至于京自」，兩者的差距似乎不太。至於第（一）點，涇水爲東西流向，是否可以有「涇東」的稱法的問題。如果按照劉文的說法，湖北境內所謂的「漢陽諸姬」就應該只能在漢水以北，但事實上，隨、唐、厲等國既是在漢水之東，也是在漢水之北（參第四章第二節附圖），這是因爲漢水先東南流既而轉向東流，而涇水的流向則是西北向東南流，並不是全然是東西向的河川，所以「涇東」與「涇陽」的稱法，實際上並沒有太大的衝突矛盾。另外，洛水基本是南北流向，但〈虢季子白盤〉中即有「洛之陽」。所以古人雖以「山南水北謂之陽」，但也不能完全將之死看。故鐘銘中的「京自」與 a 相參照來看，當如李學勤所說，指的是公劉所都的豳。至於晉國銅器銘文中的「京自」，李學勤指出，e 的這段銘文「不能理

〔註 16〕唐蘭：〈西周銅器斷代中的「康宮」問題〉，《考古學報》1962 年 1 期，〈關於大克鐘〉，《出土文獻研究》，文物出版社 1985 年。二文並收於《唐蘭先生金文論集》，紫禁城出版社 1995 年。又，雖然有部分學者仍對斷代的「康宮原則」持懷疑的態度，但仍無損於康宮、刺（厲）宮、犀（夷）宮等在鎬京的說法。

〔註 17〕關於西周銅器銘文所說的「周」，由〈應侯見工鐘〉銘文「王歸自成周，應侯見工遺王于周」（《集成》107～108）可明確知道，單稱的「周」指的不是成周。部分學者主張「周」是指「周原」，但由周王在周或宗周所「格」的廟有重疊的情形來看（參附表），傳統以「周」爲宗周省稱的說法，仍有其道理。又，李學勤認爲周原遺址是周公采邑，若此說可成立，則以「周」爲周原的說法來看，周公采邑的宗廟種類較宗周鎬京爲多，這種情形似乎不太容易解釋，所以，以「周」爲「周原」的說法，仍存有疑問。以銅器銘文單稱「周」指周原的說法，見於盧連成：〈西周金文所見豳京及相關都邑討論〉，《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5 年 3 期，尹盛平：〈試論金文中的「周」〉，《考古與文物叢刊》（三）。李學勤說見：〈青銅器與周原遺址〉，《西北大學學報》1981 年 2 期，復收於《新出青銅器研究》。

解爲武王分封了唐叔……可能是指武王所都鎬京，即宗周。武王命唐叔宅（居）于鎬京，事在封唐以前。」〔註18〕由於銘文殘泐多字，未知確否。f中的「京自」，與《左傳》和b中的「京師」相同，指的是東周時的天子之都，這點于省吾和陳連慶都已有清楚的說明。〔註19〕故黃文以「京師」在山西境內與晉國有關的說法，並以此做爲鼎銘「京自」不再陝西境內的根據，實不可信（對於「多友西追」的意義，詳後文）。

綜上所述，「京自」的稱法，在西周時有二種意義，一是指公劉所居的豳，這種用法的「自」，與第三章第四節中所說的地名加「自」的用法是相同的。另一種意思指的是天子所居的都城，這種意義的「京師」仍延用至東周。而不論是那一種意思，西周時所稱的「京自」都是在陝西境內，這點是很明確的，所以〈多友鼎〉中獫狁所「廣伐」的「京自」是在陝西境內是可以肯定的。既然「京自」在西周時有兩種意思，分指兩個不同的地點，那麼〈多友鼎〉中的「京自」指的是豳？還是鎬京呢？以下由作戰路線來加以說明。

B. 〈多友鼎〉的作戰路線

前面既然已經確定「京自」是在陝西境內，那麼鼎銘中的「筍」，當如李文、劉文所說，在陝西境內，即今之旬邑。𡇗，李文認爲即是「共」，在今甘肅涇川縣境附近。據銘文所記，獫狁入侵的地點有京自、筍，多友與之作戰的地點有邾、𡇗、世、楊冢。李文、黃文所建立多友的作戰路線除了出發地點有宗周、成周的差別之外，兩者是相同的：

宗周（成周）→ 京師 → 筍 → 邾 → 𡇗 → 世 → 楊冢

李峰以兩處銘文斷讀的不同爲根據，提出新的看法，他認爲舊讀爲

a1 武公命多友率公車羞追于京自

應讀爲

a2 武公命多友：「率公車，羞追于京自」

舊讀爲

b1 癸未，戎伐筍，衣（卒）俘，多友西追。甲申之晨，搏于邾……

應讀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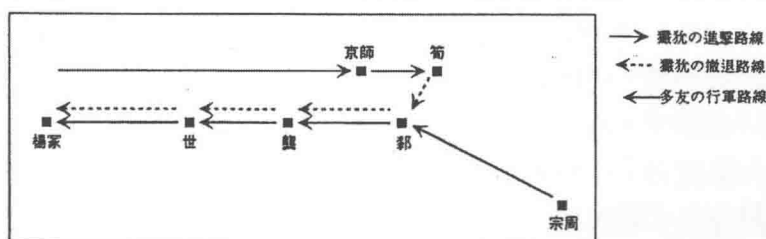
b2 癸未，戎伐筍，衣（卒）俘。多友西追。甲申之晨，搏于邾……

〔註18〕李學勤：〈晉公盃的幾個問題〉，《出土文獻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

〔註19〕參于省吾：《雙劍謬吉金文選》上二，頁十八；陳連慶：《晉姜鼎銘新釋》，《古文字研究》13輯，中華書局1986年。

(李峰釋邾爲邾)

對於 a 組的文句，他認為銘文前有「命武公遣乃元士」，a2 的「武公命多友」正與之相對應，所以「事實上，這兩句是這次事件的序幕，並不是真正軍事行動的記錄。」〔註 20〕對於 b 組文句，他認為舊讀會造成多友的西追是由京自到筍的理解，b2 的斷讀，「多友西追」，則既不是對玁狁佔領筍地的直接反擊，也不是由京自出發的追擊，〔註 21〕而應該是由周都出發向京師方向的追擊。所以他把這次的戰爭情況與雙方路線，理解為與前述李、黃不同的下圖：



李峰的說法頗具啓發性。先說 a 組及與之相關的問題。銘文中記載多友的戰功是自「甲申之晨，搏于邾」開始的，其後在龔、世、楊冢都有所斬獲，而在此之前的京自、筍則沒有戰功的記錄，相反地，玁狁在此二地都有所俘獲，說明兩軍交鋒是始於邾。所以，a1 銘文雖然不必一定如李峰所說斷讀為 a2，但將之視為「序幕」的說法是可信的。

在討論 b 組文句之前，有必要先對銘文「羞追于京自」的「羞追」，在意義上再多作說明。「追」，習慣地都視為「追擊」，在第四章第四節中已經說過，銅器銘文中用於軍事行動的「追」，可以有「抵禦」的意思。鼎銘先說玁狁「廣伐京自」，然後接著說「羞追于京自」，但事實上，在京自時兩軍並沒有進行戰鬥，所以把「羞追」的「追」視為「抵禦」的意思應是較為合適的。（「告追于王」的「追」應該也是「抵禦」的意思）。「羞」訓為「進」各家皆無異議，但這裏的「進」是什麼意思呢？《詩經·大雅·常武》：「進厥虎臣，闔如虓虎」，

〔註 20〕 李峰：〈多友鼎銘文をめぐる歴史地理的問題の解決〉，《中國古代文化の文字と文化》汲古書院平成 11 年（1999 年）。「實は、この二句は本事件の『序幕』であり、本當の軍事行動の記録ではない。」

〔註 21〕 「また、舊讀はこの時点では多友がすでに京師に至ったと想定しているので、この西追が京師から筍までの追撃であったと解釋している。けれども、新讀によると、これは玁狁の筍地占領への直接反撃でもないし、京師からの追撃でもない。寧ろ、これは周の都から京師方向への追撃であり。」

鄭箋：「進，前也」，孔疏：「即進而前其虎臣之將。」「進」在此有「前」（使上前）的意思，「進」的這種意思與作為上前進獻來說的「羞」（註22），兩者的意思是很相近的，所以「羞追」應是「上前抵禦」的意思。「于」在此可訓為「往」，訓「于」為「往」典籍多見。另外，鼎銘中「羞追」之後的地名（或區域）與獬豸所進犯者是相同的，所以「羞追于京自」應為往京自（方向）上前抵禦，猶如現今所說往前線抵禦（敵人）。相同地，上舉〈不豎簋〉中「廣伐西俞」與「羞追于西」的關係也應這樣來理解。

其次來看 b 組及與之相關的問題。雖然鼎銘中沒有明確記錄多友是由何處出發，但試與幽王為博褒姒一笑燃烽火台的故事相比較，如果獬豸所廣伐的「京自」指的是鎬京，那麼是否還需要「告追」（請求抵禦）就值得再考慮。退一步來說，即使當時沒有烽火台的設置，但由豐鎬地區貴族墓地密集的情況來看（參附圖一），僅在張家坡村長約 600 公尺，寬約 200 公尺的範圍內，考古學者即探明有 1500 多座的西周墓葬。在大原村長約 50 公尺，寬約 20 公尺即有西周墓葬 18 座，車馬坑一座，馬坑一座。（註23）這點說明，如果獬豸所入侵之「京自」是鎬京一帶的話，這些在鎬京附近的貴族恐怕是不會任由獬豸掠奪而不抵抗，這些貴族要抵抗，恐怕也不會還要經由「告追于王」的。所以，透過對鼎銘「戎伐筍」之前關於「羞追」的銘文的討論，並配合豐鎬一帶的情形，可以知道鼎銘中的「京自」，應該是指豳（彬縣）。由豳與旬邑的地理位置來看，也可以證明這一點。筍（旬）是在豳（彬縣）東北（參附圖二），如果把多友「羞追于京自」和「多友西追」都當作實際作戰的情形，那麼兩者的位置就矛盾了。前面已經說過，兩軍正式交鋒是在「甲申之晨」，所以在此之前的「多友西追」，也還不是真正的追擊。故李峰把銘文斷讀為 b2，將「多友西追」與「戎伐筍」視為兩件事，是合理的。這裏的「追」，仍然是「抵禦」的意思，「西追」是指多友出發後一路向西邊的「京自」（豳）方向前進，前去抵禦獬豸的入侵。在此句之前所記「戎伐筍」之事，則應是多友尚未抵達「京自」一帶與獬豸在邠交鋒之前，獬豸「廣伐京自」的一部分。（「搏于邠」之後的「追」，則應為「追擊」之義。）

綜上所述，〈多友鼎〉銘文中在「甲申之晨，搏于邠」之前的記載，都還

〔註22〕《禮記·曲禮上》：「聞子有客，使某羞。」鄭玄注：「羞，進也。」

〔註23〕參〈長安張家坡西周井叔墓發掘簡報〉，《考古》1986年1期。〈1984年灋西大原村西周墓地發掘簡報〉，《考古》1986年11期。